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  
第十九回 雲棧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經

卻說那怪的火光前走，這大聖的彩霞隨後。正行處，忽見一座高山，那怪把紅光結聚，現了本相，撞入洞內，取出一柄九齒釘耙來戰。行者喝一聲道：「潑怪！你是那裡來的邪魔？怎麼知道我老孫的名號？你有甚麼本事，實實供來，饒你性命。」那怪道：「是你也不知我的手段，上前來站穩著，我說與你聽。我自小生來心性拙，貪閑愛懶無休歇。

不養養生與修真，混沌迷心熬日月。  
忽然閑裡遇真仙，就把寒溫坐下說。  
勸我回心莫墮凡，傷生造下無邊孽。  
有朝大限命終時，八難三途悔不喋。  
聽言意轉要修行，聞語心回求妙訣。  
有緣立地拜為師，指示天關並地闕。  
得傳九轉大還丹，工夫晝夜無時輟。  
上至頂門泥丸宮，下至腳板湧泉穴。  
周流腎水入華池，丹田補得溫溫熱。  
嬰兒姪女配陰陽，鉛汞相投分日月。  
離龍坎虎用調和，靈龜吸盡金烏血。  
三花聚頂得歸根，五氣朝元通透徹。  
功圓行滿卻飛昇，天仙對對來迎接。  
朗然足下彩雲生，身輕體健朝金闕。  
玉皇設宴會群仙，各分品級排班列。  
敕封元帥管天河，總督水兵稱憲節。  
只因王母會蟠桃，開宴瑤池邀眾客。  
那時酒醉意昏沉，東倒西歪亂撒潑。  
逞雄撞入廣寒宮，風流仙子來相接。  
見他容貌挾人魂，舊日凡心難得滅。  
全無上下失尊卑，扯住嫦娥要陪歌。  
再三再四不依從，東躲西藏心不悅。  
色膽如天叫似雷，險些震倒天關闕。  
糾察靈官奏玉皇，那日吾當命運拙。  
廣寒圍困不通風，進退無門難得脫。  
卻被諸神拿住我，酒在心頭還不怯。  
押赴靈霄見玉皇，依律問成該處決。  
多虧太白李金星，出班俯頰親言說。  
改刑重責二千鎚，肉綻皮開骨將折。  
放生遭貶出天關，福陵山下圖家業。  
我因有罪錯投胎，俗名喚做豬剛鬣。」

行者聞言道：「你這廝原來是天蓬水神下界，怪道知我老孫名號。」那怪道聲：「喂！你這誑上的弼馬溫，當年撞那禍時，不知帶累我等多多少，今日又來此欺人。不要無禮，吃我一耙。」行者怎肯容情，舉起棒，當頭就打。他兩個在那半山之中，黑夜裡賭鬥。好殺：

行者金睛似閃電，妖魔環眼似銀花。這一個口噴彩霧，那一個氣吐紅霞。氣吐紅霞昏處亮，口噴彩霧夜光華。金箍棒，九齒耙，兩個英雄實可誇：一個是大聖臨凡世，一個是元帥降天涯。那個因失威儀成怪物，這個幸逃苦難拜僧家。耙去好似龍伸爪，棒迎渾若鳳穿花。那個道：「你破人親事如殺父！」這個道：「你強姦幼女正該拿！」閑言語，亂喧嘩，往來來來棒架耙。看看戰到天將曉，那妖精兩膊覺酸麻。

他兩個自二更時分，直戰到東方發白。那怪不能迎敵，敗陣而逃，依然又化狂風，逕回洞裡，把門緊閉，再不出頭。行者在這洞門外看有一座石碣，上書雲棧洞三字。見那怪不出，天又大明，心卻思量：「恐師父等候，且回去見他一見，再來捉此怪不遲。」隨踏雲點一點，早到高老莊。

卻說三藏與那諸老談今論古，一夜無眠。正想行者不來，只見天井裡忽然站下行者。行者收藏鐵棒，整衣上廳。叫道：「師父，我來了。」慌得那諸老一齊下拜，謝道：「多勞，多勞。」三藏問道：「悟空，你去這一夜，拿得妖精在那裡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那妖不是凡間的邪祟，也不是山間的怪獸。他本是天蓬元帥臨凡，只因錯投了胎，嘴臉像一個野豬模樣，其實性靈尚存。他說以相為姓，喚名豬剛鬣。是老孫從後宅裡掣棒就打，他化一陣狂風走了。被老孫著風一棒，他就化道火光，逕轉他那本山洞裡，取出一柄九齒釘耙，與老孫戰了一夜。適才天色將明，他怯戰而走，把洞門緊閉不出。老孫還要打開那門，與他見個好歹，恐師父在此疑慮盼望，故先來回個信息。」

說罷，那老高上前跪下道：「長老，沒及奈何，你雖趕得去了，他等你去後復來，卻怎區處？索性累你與我拿住，除了根，才無後患。我老夫不敢怠慢，自有重謝：將這家財田地，憑眾親友寫立文書，與長老平分。只是要剪草除根，莫教壞了我高門清德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這老兒不知分限。那怪也曾對我說，他雖是食腸大，吃了你家些茶飯，也與你幹了許多好事，這幾年掙了許多家貲，皆是他之力量。他不曾白吃了你東西，問你法他怎的？據他說，他是一個天神下界，替你巴家做活，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兒。想這等一個女婿，也門當戶對，不怎麼壞了家聲，辱了行止，當真的留他也罷。」老高道：「長老，雖是不傷風化，但名聲不甚好聽，動不動著人就說：『高家招了一個妖怪女婿。』這句話兒教人怎當？」三藏道：「悟空，你既是與他做了一場，一發與他做個結局，才見始終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才試他一試耍子。此去一定拿來與你們看，且莫憂愁。」叫：「老高，你還好生管待我師父，我也去也。」

說聲去，就無形無影的，跳到他那山上，來到洞口，一頓鐵棍，把兩扇門打得粉碎。口裡罵道：「那饞糠的夯貨，快出來與老孫打麼。」那怪正喘噓噓的睡在洞內，聽見打得門響，又聽見罵饞糠的夯貨，他卻惱怒難禁，只得拖著耙，抖擻精神，跑將出來，厲聲罵道：「你這個弼馬溫，著實德懶。與你有甚相干，你把我大門打破？你且去看看律條，打進大門而入，該個雜犯死罪哩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這個馱子！我就打了大門，還有個辨處。像你強占人家女子，又沒個三媒六證，又無些茶紅酒禮，該問個真犯斬罪哩。」那怪道：「且休閑講，看老豬這耙。」行者使棒支住道：「你這耙可是與高老家做長工築地種菜的？有何好處怕你？」那怪道：「你錯認了，這耙豈是凡間之物？你且聽我道來：

此是鍛煉神冰鐵，磨琢成工光皎潔。  
老君自己動鈴錘，焚煉親身添炭屑。  
五方五帝用心機，六丁六甲費周折。  
造成九齒玉垂牙，鑄就雙環金墜葉。  
身妝六曜排五星，體按四時依八節。  
短長上下定乾坤，左右陰陽分日月。  
六爻神將按天條，八卦星辰依斗列。  
名為上寶心金鈿，進與玉皇鎮丹闕。  
因我修成大羅仙，為吾養就長生客。  
敕封元帥號天蓬，欽賜釘鈿為御節。  
舉起烈焰並毫光，落下猛風飄瑞雪。  
天曹神將盡皆驚，地府閻羅心膽怯。  
人間那有這般兵，世上更無此等鐵。  
隨身變化可心懷，任意翻騰依口訣。  
相攜數載未曾離，伴我幾年無日別。  
日食三餐並不丟，夜眠一宿渾無撇。  
也曾佩去赴蟠桃，也曾帶他朝帝闕。  
皆因仗酒卻行兇，只為倚強便撒潑。  
上天貶我降凡塵，下世儘我作罪孽。  
石洞心邪曾吃人，高莊情喜婚姻結。  
這鈿下海掀翻龍鼉窩，上山抓碎虎狼穴。  
諸般兵刃且休題，惟有吾當鈿最切。  
相持取勝有何難，賭鬥求功不用說。  
何怕你銅頭鐵腦一身鋼，鈿到魂消神氣泄。」

行者聞言，收了鐵棒道：「馱子不要說嘴，老孫把這頭伸在那裡，你且築一下兒，看可能魂消氣泄？」那怪真個舉起鈿，著氣力築將來，撲的一下，鑽起鈿的火光焰焰，更不曾築動一些兒頭皮。謊得他手麻腳軟，道聲：「好頭！好頭！」行者道：「你是也不知。老孫因為鬧天宮，偷了仙丹，盜了蟠桃，竊了御酒，被小聖二郎擒住，押在斗牛宮前，眾天神把老孫斧剁錘敲，刀砍劍刺，火燒雷打，也不曾損動分毫。又被那太上老君拿了我，放在八卦爐中，將神火鍛煉，煉做個火眼金睛，銅頭鐵臂。不信，你再築幾下，看看疼與不疼？」那怪道：「你這猴子，我記得你鬧天宮時，家住在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裡，到如今久不聞名，你怎麼來到這裡，上門子欺我？莫敢是我丈人去那裡請你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你丈人未曾去請我。因是老孫改邪歸正，棄道從僧，保護一個東土大唐駕下御弟，叫做三藏法師，往西天拜佛求經，路過高莊借宿，那高老兒因話說起，就請我救他女兒，拿你這鐵錘的夯貨。」

那怪一聞此言，丟了釘鈿，唱個大喏道：「那取經人在那裡？累煩你引見引見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要見他怎的？」那怪道：「我本是觀世音菩薩勸善，受了他的戒行，這裡持齋把素，教我跟隨那取經人往西天拜佛求經，將功折罪，還得正果。教我等他這幾年，不聞消息。今日既是你與他做了徒弟，何不早說取經之事，只倚兇強，上門打我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莫詭詐欺心軟我，欲為脫身之計。果然是要保護唐僧，略無虛假，你可朝天發誓，我才帶你去見我師父。」那怪撲的跪下，望空似搗確的一般，只管磕頭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南無佛，我若不是真心實意，還教我犯了天條，劈屍萬段。」行者見他賭咒發願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點把火來燒了你這住處，我方帶你去。」那怪真個搬些蘆葦荊棘，點著一把火，將那雲棧洞燒得像個破瓦窯。對行者道：「我今已無罣礙了，你卻引我去罷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把釘鈿與我拿著。」那怪就把鈿遞與行者。行者又拔了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即變做一條三股麻繩，走過來，把手背綁剪了。那怪真個倒背著手，憑他怎麼綁縛。卻又揪著耳朵，拉著他，叫：「快走，快走。」那怪道：「輕著些兒，你的手重，揪得我耳根子疼。」行者道：「輕不成，顧你不得。常言道：『善豬惡拿。』只等見了我師父，果有真心，方才放你。」他兩個半雲半霧的，逕轉高家莊來。有詩為證：

金性剛強能剋木，心猿降得木龍歸。  
金從木順皆為一，木戀金仁總發揮。  
一主一賓無間隔，三爻三合有玄微。  
性情並喜貞元聚，同證西方話不違。

頃刻間到了莊前。行者掛著他的鈿，揪著他的耳道：「你看那廳堂上端坐的是誰？乃吾師也。」那高氏諸親友與老高，忽見行者把那怪背綁揪耳而來，一個個忻然迎到天井中，道聲：「長老，長老，他正是我家的女婿。」那怪走上前，雙膝跪下，背著手，對三藏叩頭，高叫道：「師父，弟子失迎。早知是師父住在我丈人家，我就來拜接，怎麼又受到許多周折？」三藏道：「悟空，你怎麼降得他來拜我？」行者才放了手，拿釘鈿柄兒打著，喝道：「馱子，你說麼。」那怪把菩薩勸善事情，細陳了一遍。

三藏大喜，便叫：「高太公，取個香案用用。」老高即忙擡出香案。三藏淨了手焚香，望南禮拜道：「多蒙菩薩聖恩。」那幾個老兒也一齊添香禮拜。拜罷，三藏上廳高坐，教悟空放了他繩。行者才把身抖了一抖，收上身來，其縛自解。那怪從新禮拜三藏，願隨西去。又與行者拜了，以先進者為兄，遂稱行者為師兄。三藏道：「既從吾善果，要做徒弟，我與你起個法名，早晚好呼喚。」他道：「師父，我是菩薩已與我摩頂受戒，起了法名，叫做豬悟能也。」三藏笑道：「好，好。你師兄叫做悟空，你叫做悟能，其實是我法門中的宗派。」悟能道：「師父，我受了菩薩戒行，斷了五葷三厭，在我丈人家持齋把素，更不曾動葷。今日見了師父，我開了齋罷。」三藏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你既是不吃五葷三厭，我再與你起個別名，喚為八戒。」那馱子歡歡喜喜道：「謹遵師命。」因此又叫做豬八戒。

高老見這等去邪歸正，更喜分喜悅，遂命家僮安排筵宴，酬謝唐僧。八戒上前扯住老高道：「爺，請我拙荆出來拜見公公、伯伯，如何？」行者笑道：「賢弟，你既入了沙門，做了和尚，從今後，再莫題起那『拙荆』的話說。世間只有個火居道士，那裡有個火居的和尚？我們且來敘了坐次，吃頓齋飯，趕早兒往西天走路。」高老兒擺了桌席，請三藏上坐；行者與八戒坐於左右兩傍；諸親下坐。高老把素酒開樽，滿斟一杯，奠了天地，然後奉與三藏。三藏道：「不瞞太公說，貧僧是胎裡素，自幼兒不吃葷。」老高道：「因知老師清素，不曾敢動葷。此酒也是素的，請一杯不妨。」三藏道：「也不敢用酒，酒是我僧家第一戒者。」悟能慌了道：「師父，我自持齋，卻不曾斷酒。」悟空道：「老孫雖量窄，吃不上罈把，卻也不曾斷酒。」三藏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兄弟們吃些素酒也罷，只是不許醉飲誤事。」遂而他兩個接了頭鐘。各人俱照舊坐下，擺下素齋。說不盡那杯盤之盛，品物之豐。

師徒們宴罷，老高將一紅漆丹盤，拿出二百兩散碎金銀，奉三位長老為途中之費；又將三領綿布褌衫為上蓋之衣。三藏道：「我們是行腳僧，遇莊化飯，逢處求齋，怎敢受金銀財帛？」行者近前，掄開手抓了一把，叫：「高才，昨日累你引我師父，今日招了一個徒弟，無物謝你，把這些碎金碎銀，權作帶領錢，拿了去買草鞋穿。以後但有妖精，多作成我幾個，還有謝你處理。」高

才接了，叩頭謝賞。老高又道：「師父們既不受金銀，望將這粗衣笑納，聊表寸心。」三藏又道：「我出家人，若受了一絲之賄，千劫難修。只是把席上吃不了的餅果，帶些去做乾糧足矣。」

八戒在傍邊道：「師父、師兄，你們不要便罷，我與他家做了這幾年女婿，就是掛腳糧也該三石哩。——丈人啊，我的直裰，昨晚被師兄扯破了，與我一件青錦袈裟；鞋子綻了，與我一雙好新鞋子。」高老聞言，不敢不與，隨買一雙新鞋，將一領漏衫，換下舊時衣物。那八戒搖搖擺擺，對高老唱個喏道：「上覆丈母、大姨、二姨並姨夫、姑舅諸親：我今日去做和尚了，不及面辭，休怪。丈人啊，你還好生看待我渾家，只怕我們取不成經時，好來還俗，照舊與你做女婿過活。」行者喝道：「夯貨，卻莫胡說。」八戒道：「不是胡說，只恐一時間有些兒差池，卻不是和尚誤了做，老婆誤了娶，兩下裡都耽擱了？」

三藏道：「少題閑話，我們趕早兒去來。」遂此收拾了一擔行李，八戒擔著；背了白馬，三藏騎著；行者肩擔鐵棒，前面引路。一行三眾，辭別高老及眾親友，投西而去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滿地煙霞樹色高，唐朝佛子苦勞勞。  
饑餐一鉢千家飯，寒著千針一衲袍。  
意馬胸頭休放蕩，心猿乖劣莫教豪。  
情和性定諸緣合，月滿金華是伐毛。

三眾進西路途，有個月平穩。行過了烏斯藏界，猛擡頭見一座高山。三藏停鞭勒馬道：「悟空、悟能，前面山高，須索仔細仔細。」八戒道：「沒事。這山喚做浮屠山，山中有一個烏巢禪師，在此修行，老豬也曾會他。」三藏道：「他有些甚麼勾當？」八戒道：「他倒也有些道行。他曾勸我跟他修行，我不曾去罷了。」師徒們說著話，不多時，到了山上。好山！但見那：

山南有青松碧檜，山北有綠柳紅桃。鬧聒聒，山禽對語；舞翩翩，仙鶴齊飛。香馥馥，諸花千樣色；青冉冉，雜草萬般奇。澗下有滔滔綠水，崖前有朵朵祥雲。真個是景致非常幽雅處，寂然不見往來人。

那師父在馬上遙觀，見香檜樹前有一柴草窩，左邊有麋鹿啣花，右邊有山猴獻果，樹梢頭有青鸞、彩鳳齊鳴，玄鶴、錦雞成集。八戒指道：「那不是烏巢禪師？」三藏縱馬加鞭，直至樹下。

卻說那禪師見他三眾前來，即便離了巢穴，跳下樹來。三藏下馬奉拜，那禪師用手攙道：「聖僧請起。失迎，失迎。」八戒道：「老禪師，作揖了。」禪師驚問道：「你是福陵山豬剛鬣，怎麼有此大緣，得與聖僧同行？」八戒道：「前年蒙觀音菩薩勸善，願隨他做個徒弟。」禪師大喜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」又指定行者，問道：「此位是誰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這老禪怎麼認得他，倒不認得我？」禪師道：「因少識耳。」三藏道：「他是我的大徒弟孫悟空。」禪師陪笑道：「欠禮，欠禮。」

三藏再拜：「請問西天大雷音寺還在那裡？」禪師道：「遠哩，遠哩。只是路多虎豹，難行。」三藏懇懇致意，再問：「路途果有多遠？」禪師道：「路途雖遠，終須有到之日，卻只是魔障難消。我有《多心經》一卷，凡五□四句，共計二百七□字。若遇魔障之處，但念此經，自無傷害。」三藏拜伏於地懇求，那禪師遂口誦傳之。經云：

《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：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時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。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。無苦寂滅道，無智亦無得。以無所得故，菩提薩埵。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無罣礙；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。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諸佛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無上咒，是無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，即說咒曰：「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薩婆訶！」

此時唐朝法師本有根源，耳聞一遍《多心經》，即能記憶，至今傳世。此乃修真之總經，作佛之會門也。

那禪師傳了經文，踏雲光，要上烏巢而去。被三藏又扯住奉告，定要問個西去的路程端的。那禪師笑云：

道路不難行，試聽我吩咐。  
千山千水深，多障多魔處。  
若遇接天崖，放心休恐怖。  
行來摩耳巖，側著腳蹤步。  
仔細黑松林，妖狐多截路。  
精靈滿國城，魔王盈山住。  
老虎坐琴堂，蒼狼為主簿。  
獅象盡稱王，虎豹皆作御。  
野豬挑擔子，水怪前頭遇。  
多年老石猴，那裡懷嗔怒。  
你問那相識，他知西去路。

行者聞言，冷笑道：「我們去，不必問他，問我便了。」三藏還不解其意。那禪師化作金光，逕上烏巢而去。長老往上拜謝，行者心中大怒，舉鐵棒望上亂搗，只見蓮花生萬朵，祥霧護千層。行者縱有攬海翻江力，莫想挽著烏巢一縷籐。三藏見了，扯住行者道：「悟空，這樣一個菩薩，你搗他窩巢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他罵了我兄弟兩個一場去了。」三藏道：「他講的西天路徑，何嘗罵你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那裡曉得？他說『野豬挑擔子』是罵的八戒；『多年老石猴』是罵的老孫。你怎麼解得此意？」八戒道：「師兄息怒。這禪師也曉得過去未來之事，但看他『水怪前頭遇』這句話，不知驗否？饒他去罷。」行者見蓮花祥霧，近那巢邊，只得請師父上馬，下山往西而去。那一去：

管教清福人間少，致使災魔山裡多。

畢竟不知前程端的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